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山東通志卷三十五之二十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渭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主事臣陳墉

謄錄監生臣朱上林

山東通志卷三十五之二十

藝文志二十 墓碑

濮陽太守陽瓚誄辭

南北朝 顔延年

維永初三年十一月十二日宋故寧遠司馬濮陽太守彭城陽君卒嗚呼哀哉瓚少禀志節資性忠果奉上以誠率下有方朝嘉其能故授以邊事永初之末佐守滑臺值國禍薦臻王畧中否獯擄閞𠻝劘剝司

究幽并騎弩屯逼鞏洛列營緣戍相望屠潰瓚奮其猛鋭志不違難立乎將卒之間以緝華裔之衆罷困相保堅守四旬上下力屈受陷勍冦士師奔擾棄軍爭免而瓚誓命沈城佻身飛鏃兵盡器竭斃於旗下非夫真壯之氣勇烈之志豈能臨敵引義以死徇節者哉景平之元朝廷聞而傷之有詔曰故寧遠司馬濮陽太守陽瓚滑臺之逼厲誠固守授命徇節在危無撓古之烈士無以加之可贈給事中振恤遺孤以

慰存亡追寵既彰人知慕節河汴之間有義風矣建
元嘉廓作聖神紀物光昭茂緒旌錄舊勲尚有概於
貞孝者實事感於仁明末臣蒙固側聞至訓敢詢諸
前典而為之誄其辭曰貞不常祜義有必甄處父勤
君怨在登賢苦夷致果題子行間忠壯之烈宜自爾
先舊勲雖廢邑氏遂傳惟邑汲氏自温徂陽狐續既
降晋族弗昌之子之生立績宋皇拳猛沈毅温敏肅
良如彼竹柏負雪懷霜如彼騑駟配服驂衡邊兵喪

律王畧未恢函陝堙阻瀍洛蒿萊朔馬東騖胡風南埃路無歸轄野有委骸帝圖斯艱簡兵授才寔命陽子佐師危臺憬彼危臺在滑之垌周衛是交鄭翟是爭昔惟華國今實邊亭憑巘結關負河縈城金柝夜擊和門晝扃料敵厭難時惟陽生凉冬氣勁塞外草衰遏矣獯擄乘障犯威鳴驥横厲霜鏑高暈軼我河縣俘我洛畿攢鋒成林投鞍為圍翳翳窮壘嗷嗷羣悲師老變形地孤援闕卒無半菽馬實拑秣守未焚

衝攻巳濡裼烈烈陽子在困彌達勉慰瘡傷拊廵饑渴力雖可窮氣不可奪義立邊疆身終鋒梏嗚呼哀哉貴父隕節魯人是志淅督效貞晉策攸記皇上嘉悼思存寵異於以贈之言登給事疏爵紀庸恤孤表嗣嗟爾義士没有餘喜嗚呼哀哉

漢北海相景君碑 見濟寧州志

惟漢安二年仲秋三日故北海相任城景府君卒嗚呼哀哉國維殞寶英彦喪儁列宿虧精晚學後時於

何穹蒼布命授期有生有死天實為之豈夫仁哲彼
克不遺於是故吏諸生相與論曰上世羣后莫不流
光芒於無窮垂芬燿於書篇身沒而行明體亡而名
存或著像於列圖或繫頌於管弦後來詠其德竹帛
敘其勳爰作誄曰伏惟明府受質自天孝弟淵懿師
禮蹈循根道核藝抱淑守貞晶白清方克己治身實
柔實剛乃武乃文遵考孝竭假偕司農流德元城興
利惠民强禦改節微弱蒙恩威立澤宣化行如神帝

嘉厥功授以符命守郡益州路遐戀親躬作遜讓夙
宵朝廷建英中讜拜秩東行璽追嘉錫據北海相部
城十九鄉邦歸向分明好惡先以敬讓殘僞易心輕
黠踰境鴟梟不鳴分子還養元元鰥寡蒙祐以寧蓄
道脩德繁祉以榮紛紛令儀明府體之仁義道述明
府膺之黄朱邵父明府三之台輔之任明府宜之以
病被徵委任致仕民黎思慕遠近搔首農夫失耒商
人空市隨轝歔泪奈何朝廷奪我慈父去官未旬病

乃困危珪璧之質臨卒不回歔唏實絶奄忽不留孝子慟慟顛倒剝摧遂爾克寤永潛長歸州里鄉黨隕涕奔哀故吏怊恒歔唏徘徊四海冠蓋驚慟哀懷大命有期實惟天付睿主設位明府不就臣子欲養明府弗留嗚呼哀哉辭曰闕考積幽穸闕兮闕翔議郎兮再命虎將綏元元兮規英桀謨主忠信兮羽衛藩屏撫萬民兮闕恩闕兮宜參闕𩐈闕幹貞兮不永麋壽棄臣子兮仁敷海外著甘棠

兮石勒銘闕 不忘兮

漢瑯琊王傅蔡朗碑

君諱朗字仲明蓋嵒顗之精尹姬稷之末冑也昔叔度文王之昭建侯於蔡以國氏焉迄於平襄周祚微缺王室遂卑齊晉交爭强楚侵凌昭侯徙於州來公族分遷氏家於圉奕葉載德常歷官尹以逮於兹君雅操明允威厲不猛履孝悌之性懷文藝之才包洞典籍刊摘沈秘知機達要通舍神契既討三五之術

又采二南之業以魯詩教授生徒雲集莫不自遠並至栖遲不易其志簞食曲肱不改其樂心棲清虛之域行在玉石之間是以德行儒林智周當世四岳稱名帝曰余聞元和元年徵拜博士舒演奥秘贊理闕文所立卓爾度躡雲蹤其選士也仰規枉措進聖擢偉極遺逸於九皐揚明德於側陋拔茅以彙幽滯用齊加以精敏廣罕好是正直規誨之策日陳王庭忠讜著烈令聞流行聖朝以蕃國貴先帝遺體或以繼

絶襲位正於阿保未洽雅訓驕盈僭差或蹈憲理非弘直碩儒莫能匡弼蔡君審行脩德進退可度遷河間中尉瑯琊王傅及從經行術之方示以渠諶之威率禮莫違乃國用靖雖安國之輔梁孝仲舒之相江都靡以加焉勲績既盛帝簡其功將授上位遷以紫宮賦壽不永遘此疾亾年五十八永興六年夏卒嗚呼哀哉凡百君子咨痛罔極殷懷神悼闕流測如何旻天喪我師則爰勒斯銘式昭其德天敏明哲於

赫我君含宏廣大元覽孔真潛樂教思韞玉衡門雲龍感應養徒三千珠藏外耀鶴鳴聞天若時徵庸登祚王臣統彼前疑定此典文參佐七德俾相二藩身没稱顯永遺令勳表章揚名垂示後昆

漢泰山都尉孔宙碑　見曲阜縣志

君諱宙字季將孔子十九世之孫也天姿醇嘏齊聖達道省習家訓治嚴氏春秋緝熙之業既就而閨閾之行允恭德音孔昭遂舉孝廉除郎中都昌長祇傳

五教尊賢養老躬忠恕以及人兼禹湯之罪已故能
興朴素於彫敝濟弘功於易簡三載考績遷元城令
是時東嶽黔首猾夏不共釁鼓戢兵遺畔未寧乃擢
君典戎以文脩之旬月之間莫不解甲服罪載芟載
耨田畯喜於荒圃商旅交乎險路會鹿鳴於樂崩復
長幼於酬酢闕
會遭篤病告困致休得從所
好年六十一延熹六年正月乙未遂卒貴速朽之反
真慕寧儉之遺則窀穸不華明器不設凡百卬卬髙德

音靡述於是故吏門人乃共陟名山采嘉石勒銘示後俾有彖式其辭曰於顯我君懿德惟光紹聖作儒身立名彰貢登王室閣闈是更夙夜匪懈在公明明乃綏二縣黎儀以康於天時雝撫茲岱方簡彼亡覆俾闕南畝孔饁山有夷行豊年多黍稱彼兕觥帝賴其勲民斯是皇疾疢不復乃委其榮忠告慇懃屢省乃聽恭儉自終簋簠不陳生播高譽没垂令名永矢不刊億載揚聲

漢衛尉衡方碑 見汶上縣志

府君諱方字興祖肇先蓋堯之苗本姓闕　則有伊
尹在殷之世號稱阿衡因而氏焉闕　土家於平
陸君之烈祖少以儒術安貧樂道履該顔原兼脩季
由閵斯行諸砥仁癘闕　土階夷愍之貢經常伯
之賓位左馮翊先帝所尊垂名竹帛考廬江太守兄
雁門太守闕　孝長發其祥誕降於君天資純懿
相前之美少以文塞敦厖允元長以欽明聦詩悅書

闕秋仕郡辟州舉孝廉除郎中即闕侯相膠東

令遵尹鐸之導保障二城參國起按班敘闕本

肇末化速郵置州舉尤異遷會稽東部都尉將繼南

仲召虎之軌飛翼軫之旌操祭闕綏來王之蠻

會喪太夫人感倍人之凱風悼蓼莪之劬勞寢闇苫

闕仍闕上言倍榮向哀札服祥除徵拜議郎右平太

守尋李廣之在邊恢魏絳之和戎戎戢土佚費省巨

億懷闕靜有績遷潁川太守脩清滌俗招拔

隱逸光大茅茹國外浮闕淡界繆動氣泄狂闕

歸來洙泗用行舍藏徵拜議郎遷太醫令京兆

尹舊都餘化詩人所詠並有亡新君闕　　隆寬

慄鶉火光物隕霜劉姿振滯起舊存亡繼絶恩降乾

太威肅剝坤本朝錄功入登衛闕　　翼紫宫夙夜惟

寅委蛇在宫有單襄穆典謨之風詔選賢良招先逸

民君務在闕失順其文舉已從政者退就勅巾永康

之末君衛孝桓建寧初政朝用舊臣流拜步兵校尉

處六師之帥之帥維時假階將授袞職受任浹旬奄離寢疾年六十有三建寧元年二月五日癸丑卒詔遣使闕弔賻禮百賓臨會莫不失聲其年九月十七日辛酉葬蓋雅頌興而清廟肅中庸起而祖宗闕故仲尼既歿諸子綴論斯干作歌用詔於宣闕以旌德銘以勒勲於是海内門生故吏闕采嘉石樹靈碑鐫茂伐秘將來其辭曰戠戠我君懿烈孔純髙朗神武歷世忠孝馮隆鴻軌不忝前人寛猛不主德義是經

韜綜頃闕温故前呈攬英接秀踵迹晏平初據百里顯顯令聞濟康下民曜武南會邊民是鎮惟憂及退身參議帝室剖符守藩北靖闕 有闕 有聲旋守中嶽幽滯以榮邁種舊京闕 含澤戴仁闕 攸寧克長克君不虞不陽維明維允燿闕 馨香能哲能惠尅亮天工入統闕 赳赳光光法言稽古道而後行兢兢業業素絲羔羊闇闇侃侃顯顯昂昂何規履渠金玉其相謇謇王臣羣公憲章樂只君子闕 無

萬世是傳門生平

間闕

疆銘勒金石闕

原樂陵朱登字仲

漢金鄉長侯成碑見金鄉縣志

君諱成字伯盛山陽防東人也其先出自豳岐周文之後封於鄭鄭共仲賜氏曰侯厥裔宣多以功佐國要盟齊魯嘉會自邾因以為家焉漢之興也侯公納英濟太上皇於鴻溝之祝謚曰安國君曾孫酺封明繞侯光武中興元孫霸為臨淮太守擁兵從光武平

定天下轉拜執法右刺姦五威司命大司徒公封於
陵侯枝葉繁茂或家河淯或邑山濟君則上黨太守
之弟幼履慈孝之德長執忠謇之操治春秋經傳綜
書傳以典籍教授滋滋履真安貧樂道忽於時榮敬
上接下温故知新翹節建志冠於羣倫孝友内著仁
義外宣郡請置主簿督郵五官掾功曹守令鄉長即
家假印綬君介心如石不易其志刺史嘉其髙名辟
部東平泰山治中役事君叡精謙虚委虵衡門以禮

脐桓名德可尊行顯身隱縣輿養神聖人制命曰仁常存今胡不然喪此國偉君年八十一建寧二年歲在己酉四月二日癸酉遭疾而卒嗚呼哀哉於是遐邇士人祈祈來庭集會如雲號哭發哀泣涕汍瀾將去白日歸彼元音同盟必至縞素填街存存顯名終有遺勲魂如有靈嘉斯寵榮於是儒林衆儁惟想形景乃樹立銘石以揚淑美其辭曰於穆君德姿履正平乾皇所挺應符如生耽藝樂術恬忽世榮虛位禮

請介然不傾壽非南山不俟河清梁木圯頹鴻儀摧零昆嗣切剝哀慟感情乃銘乃勒儀載永寧

漢淳于長夏承碑 見安丘縣志

君諱承字仲兖東萊府君之孫太尉掾之仲子右中郎將弟也累葉牧守印綬典據十有餘人皆德任其位名豊其爵是故寵禄傳於歷世榮勲著於王室君鍾其美受性淵懿含和履仁治詩尚書兼覽羣藝靡不尋暢州郡更請屈巳匡君為主簿督郵五官掾功

曹上計掾守令冀州從事所在執憲彈繩糾枉忠潔
清肅進退以禮允道篤愛先人後已克讓有忠察孝
不行大傅胡公歆其德美旌招俯就羔羊在公四府
歸髙除淳于長到官正席流恩褒善糾姦示惡旬月
化行風俗改易轓軒六轡飛躍臨津不日則月昊天
不弔殲此良人年五十有六建寜三年六月癸巳淹
疾卒官嗚呼痛哉臣隸辟踴悲慟左右百姓號咷若
喪考妣孩孺憤泣忉怛傷摧勒銘金石惟以告哀其

辭曰於穆皇祖天挺應期佐時理物紹蹤先軌積行

勒約燕於子孫君之羣戚並時繁祉名名君德令聞

不已髙山景行慕前賢列庶同如蘭意願未止中遭

究夭不終其紀夙世霣祚早喪懿寳抱器幽潛永歸

蒿里痛矣如何行路感動儻魂有靈垂後不朽

周車騎大將軍賀婁公神道碑 南北朝 庾信

昔者軒丘命氏初分兄弟之姓若水降居始建諸侯

之國自是以官為族因地為宗水派枝分其可知矣

公諱慈字元達本姓張清河東武城人也仕於周張仲為孝友謀於晉張老為忠臣韓有開地則五世强國趙有孟談則三卿不戰祖慶少習邊將憑仗智勇雖復五車竹簡不取博士之名一卷兵書即以將軍自許角端在手必無齊魯之侵蓮花插腰甚得蛟龍之氣為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霸城縣開國伯贈河州刺史父璨公子公孫有鎡基於天下良弓良冶有世業於家風書則百家可知劍則千人可

敵三槐以鄭禺象物知其神奸五等以桓珪班瑞守其宫室君以才望兼而有之終於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武定縣開國公贈河州刺史惟公兼山岳之靈受星辰之氣年在髫髪甫就勝衣竹馬來迎已知名於郭伋羊車在道即見賞於王澄豈值童子明經書生說卦而已至如禪河清論秋水高談故以辨折鎚林聲馳鹿野國家官族君為首姓起家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襲爵為公增邑合一千

六百户弱冠登朝傳呼甚寵漢魏臺閣故無此比中朝方伯罕有其倅大冢宰任總機衡是勤王畧惜君忠壯委以爪牙乃領左廂親信出為梁州防主華陽西極漢水東流巴濮既寧沈黎即靜保定四年王師北伐以君驍勇被召將兵師下宜陽身登函谷將燒白馬之城以覆烏巢之壘既而中途甚雨未獲圍原軍帥闇喪不成侵宋柱國趙王今上之第九弟也文則河間上書武則任城置陣作鎮岷丘揚旍錦水白

虎之俗難安黄龍之盟不定以君智畧入佐中權天和元年授使持節大都督冶桂國總府司録仍轉司馬餘官封如故相如西蹹鏤石於靈山武侯南征浮船於瀘水方之今日彼獨何人九品課工為上之下四年入朝歸事宰旅即受載師大夫將命齊國尋盟出境即用和隣之儀入國聞喪仍從會葬之禮可使南面此之謂乎尋以本官入治軍正至如渭水兵書在心為志軒丘陣法聚石成圍既而師不疲勞兵無

怨譤入陪中禁更領儀同邸舍城池門闌户籍咸資

巡警並用司存帝城近臣公室密戚如逢司隸似畏

都官既而孤城鄭嫗不相其年巴水涪翁不醫其疾

春秋三十有三奄捐官舍吕子明之疾甚歎軫吳王

阮文瑜之長逝悲深魏主有詔贈某官禮也以建德

四年三月日歸葬於河州苑川郡之禁山公六郡良

家西河爲族地壯金行人雄塞氣兵書七卷河水浮

來射法三篇天弧夜下鋒旗不息刁斗恒驚猶得馬

上讀書軍中習禮太史子義善於謀策諸葛公休長於撫御四代儀同三司七世河州刺史鍾繇成列冠蓋連陰謂生為貴臣死為貴神者也但以遊魂久客反葬途遠道阻山長妻孤子幼哀聲滿野愁氣連雲況復松櫝飄颻方臨武威之戍丘陵廻遠直對臨洮之城馬援亡於武溪尸柩返於魏里梁鴻死於會稽妻子歸於平陵嗚呼哀哉嶇崎遠矣昔者繁昌祠前即有黃金之碣德陽墓下猶傳青石之碑是謂勒功

乃為銘曰七葉佐漢五世相韓忠臣入仕孝友當官
青城仙洞黄石祠壇臺堪走馬書足迴鸞武定風飈
霸城嚴肅並馳雙傳俱分兩行重世剌舉連鑣衮服
草靡青丘風馳赤谷世不乏賢挺兹上嗣孝有三德
忠無二致劍足身挺書堪面試旍節既秉高蟬且珥
龜轉印函蛇盤綬筒左右將軍前後常侍繼踵五侯
因循三事旍旃九坂艫舳雙流還驅木馬更引金牛
江波錦落火井星浮樽酒望帝安歌蜀侯受脤河陽

偏師洛浦置陣成皐連營廣武朝兵減竈夜營多鼓
箭起六纛鋒摧九虎倏忽人世俄然今古崇發兩星
壁驚二豎遊魂通夢言返舊塋紫泥賜册黄腸贈行
途登石紐路入金城寒關樹直秋塞雲平劍埋合柱
書藏鑿楹武侯為廟欒公為社雲蓋低臨霓裳紛下
碑枕金龜松横石馬永矣身世留名華夏

劉先生夫人墓誌銘　　南北朝　任彦昇

既稱萊婦亦曰鴻妻復有令德一與之齊實佐君子

簪蔦杖藜欣欣負載在冀之畦居室有行亟聞義讓

稟訓丹陽弘風丞相籍甚二門風流遠尚肇允才淑

閫德斯諒蕪没鄭鄉寂寥楊冢參差孔樹毫末成拱

暫啓荒埏長扃幽隴夫貴妻尊匪爵而重

南陽鄭文公碑　北魏　闕名

公諱義字幼驎司州滎陽開封人也肇洪源於有周

胙母弟以命氏桓以親賢司徒武以善職並歌緇衣

之作誦乎奕世降迄於漢鄭君當時總節譲以振髙

風大夫司農創解詁以開經義迹刋圖史美灼二書德音雲飜碩響長烈揚州以十策匡時司空豫州以勲德著稱高祖畧恢亮稱素味道居真州府招辟莫之能致值有晉弗競君道陵夷恥腥虜劉避地冀方隱括求全靜居自逸屬石氏勃興撥亂起正徵給事黄門侍郎遷侍中尚書贈揚州刺史曾祖豁以明哲佐世後燕中山尹太常卿濟南貞公祖温道協儲端燕太子詹事父曜仁結義徒績著寧邊拜建威將軍

汝陰太守綿榮千載聯光百世自非積德累仁慶屆無窮其孰能傳輝踵美致如此之逺哉可謂身没而名不朽者也公懷三靈之淑氣應五百之恒期秉和載誕文明冠世篤信樂道據德依仁孝弟端雅質言愨行六籍孔精百家備究八索九丘靡不贍達至乎人倫禮式隂陽律歷尤所留心然髙直沈默恥為傾側之行不與俗和絶於趨向之情常慕晏平仲東里子産之為人自以為博物不如也藴斯文於衡泌延

德聲於州閭和平中舉秀才荅策髙第擢補中書博士彌以方正自居雖才望稱官乃歷載不遷任清務簡遂乘閑述作注諸經論撰詁林數引莫不元契聖理超異恒儒又作孔顔謠靈巖頌及諸賦詠詺䇿辭清雅博皆行於世也以才望見陟遷中書侍郎又假員外散騎常侍陽武子南使宋國宋主客郎孔道均就邸設會酒行樂作均謂公曰樂其何如公荅曰哀楚有餘而雅正不足其細已甚矣而能久乎均黙然

而罷移年而蕭氏滅宋雖延陵之觀昔詩鄭公之聽宋樂其若神明矣朝廷以公使協皇華原隰斯光遷給事中中書令總司文史敷奏惟允國之律令是所議定公長子懿邕容和令器望兼資早綜銓衡能聲徽著敦詩說禮尤精易理季子道昭博學明儁才冠秘穎研圖注篆超侍紫幄公行於前吏部秘書隨其後凡厥庶寮莫不欽其人也於時有識比之三陳後年不盈紀懿給事黄門侍郎太常卿使持節督齊州

諸軍事平東將軍齊州刺史道昭秘書丞中書侍郎
司徒諮議通直散騎常侍國子祭酒秘書監司州大
中正使持節督光州諸軍事平東將軍光州刺史父
官子寵才德相承海内敬其榮也先特假公太常卿
滎陽侯詣長安拜燕宣王廟還解太常其給事中中
書令侯如故從容鳳闕動即可則冠婚喪祭之禮書
疏報問之式載之制矣民體行矣雖位夫槐鼎而仁
重有餘太和初除使持節安東將軍督兗州諸軍事

兗州刺史南陽公德政寛明化先仁惠不言之治穆如清風梓桑有敬讓之髙朝市無鞭戮之刑即道之美不專於曾矣太和中徵秘書監春秋六十有七以寢疾薨於位凡百君子莫不悲國秀之永沈哀道宗之長覆皇上震悼痛百常往遣使賵襚策贈有加謚曰文祭以太牢以太和十七年四月二十四日歸葬於滎陽石門東南十三里三皇山之陽於是故使主簿東郡程天賜等六十人仰道墳之緬邈悲鴻休之

未刋乃相與欽述景行銘之元石以揚非世之美而作頌曰爰鑒往紀督覽前徽有賢有聖靡弗應時繇實契姒旦亦協姬於穆我公誕降應期伊昔桓武並美司徒恭惟我君世髙望族作岳河兖澤移草木刋石銘德光如日燭

房彦謙碑

唐 李百藥

易稱易之為書也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故君子居則觀其象動則觀其變進退之數有定存亡之機可見

昔賈生董相抱命世之資懷王佐之才而迍邅一世
擯厭當年軼風雷以長鳴絶雲霓而鍛翮樂天知命
順時守道雖逝川寂其浸遠而盛德久而彌新昔之
玉質金相求友生於千載蘭芳桂馥起同氣於九原
則有之矣緬懷庶幾之道詳觀出處之跡可以追蹤
成業繼踵清塵者其惟都督臨淄定公焉公諱彦謙
字孝冲清河人也十二世祖植大司空封莊武侯七
世祖諶燕大尉掾曾祖相州主簿襲爵莊武侯祖翼

曹州主簿龔爵莊武伯父伯熊辟開府行清河廣川
二郡太守公稟元精之和粹體淳懿之淑靈心運天
機性與道合温良恭儉博極羣書遠近遊學聲來響
應自遷宅齊土里稱冠蓋庭茂芝蘭行則連騎居則
列鼎雖比封君不之過也公明天人之際述堯舜之
道固宜弘奬名教溥利生民州郡之職蓋非其志郡
初辟為曹州主簿公以周隋禪代紀綱紊弛勉而從
政乃整齊風俗申明獄訟進善黜惡闕　政教嚴明

吏民悦服利物之仁不為自德不貪之實非畏人知隋初薦揚人物州縣敦逼公以疾辭後隋帝忌憚英雄不許晦跡丘園公懼而應舉授吏部承奉郎遷監察御史轉秦州總管録事叅軍尋以朝集入京論考課之法不能見用改遷許州長葛令公鎮之以清静文之以禮樂訟以道息災以德弭百姓感悦不忍欺還鄆州司馬以州廢解任歸大業初妙選賢良公應舉起赴京洛公以朝綱頽壞起而就徵攬轡登車即

有澄清天下之志於是激濁揚清風馳草偃進擢者不致謝言受刑者咸無怨色自非道在至公信以被物其孰能與於此哉既而王政陵夷小人道長忠信靡用大業十二年出為涇陽令未幾遘疾以其年五月壬申終於官舍春秋六十有九生子元齡佐輔大唐太宗皇帝眷言才子有懷遺烈貞觀三年詔贈都督徐州五州諸軍事刺史四年追贈臨淄公食邑一千户謚定公五年三月安厝亭山縣趙山之陽惟公

風度凝重神英沈邃爰自幼年孝友淳至行周於物寒暑不易其心智周於身變通不窮其數而靈祇多忽幽明永隔豈不哀哉於是四方同志之士百里懷音之客式追盛烈共勒豐碑百藥爰以疇昔交遊乃為銘焉其辭曰遐觀方冊歷選人倫名固難假德必有鄰簡侯攸訓天齊分命世祀有徵重光無競顯允君子丕承寵光元門味道幽谷遯芳儀鳳潛形彫龍振藻弘之在人一變至道三徑雖阻八紘方密僶俛

末班逶迤下秩履斯周行埀此丕基才高位下有志無時遺搆有憑髙門以闕眷言上壽方期永錫

顔杲卿墓銘

唐 顔真卿

贈太子太保謚忠節朝散大夫顔杲卿墓銘銘曰太保烈烈抗兹忠節徇國儀刑見危身殺玄宗仗言售詐羌羯寵極災挺稱兵向闕河朔鼎沸潼關晝閉天下寒心王旒若贅虵豕十萬滓人霜雪公以渺身毅然奮發逆黨株連士人披抉人知效忠國用不虧恩

寵三座榮如九列王命來臨孤城已滅身懸鋒刃口
詈不絶先聖感忠保儲贈碣刻諸金石恩表墓綴遠
莫致之畱斯江滸日月有既徽猷無缺

朝議大夫徐府君神道碑銘　唐　顔真卿

自古遺盛名而功不立都卿相而名不稱者葢有之
矣其或尚丕搆而繼志不忘在下位而能伸其道克
揚前烈以承後昆其唯徐君乎君諱秀東海剡人也
其先出於伯益實掌舜虞裔孫偃王躬行仁義遂因

國命氏焉厥後樂以文侍金門穉以禮優壓榻僊人
寄傲於聖賢偉長首冠於應劉英達相承有自來矣
宋有中書侍郎逵之司空羨之兄秘書監欽之欽之
子尚書僕射中書令湛之湛之生黄門侍郎聿之聿
之生齊太尉孝嗣孝嗣生梁侍中緄緄生陳五兵尚
書君敕君敕生丹陽尹温自司空已還四為上公五
降帝女尹生隋民部侍郎唐贈秘書監諱恕監生金
紫光禄大夫右散騎常侍兼禮部尚書諱籍尚書生

庫部郎中萬年令太子詹事諱昕皆以盛德濟美垂於世家君即詹事第三子也幼而聰悟篤學能屬文事繼親以孝稱十餘歲時父友鳳閣侍郎姚元崇示君五百字詩一覽便誦姚公奇之因謂訥言狄公曰孫子珠華玉潔後但不知命何如耳年十五為崇文生應舉考功員外郎沈倫期再試東堂壁書賦公撥翰立成沈公駭異之遂擢髙第調補幽都縣尉兖相國尚書趙彦昭朔方節度判官以事去職又歴蔡州

參軍爲御史宋遷閹内覆因判官公鋭精鞠訊多所
全活宋公以爲言公正色謂之曰僕從祖父司刑鄉
天授中詳理冤獄振雪者七十餘家今子孫猶困於
襄陵豈忍以東濕之事以自便也因頓首請去宋謝
而留之無何或訟冤於執事者召公問狀則他判官
之爲也宋欲别白旌公公曰僕雖不材豈可籍人之
過以爲已功乎論者休之户部侍郎徐知仁請爲招
慰南蠻判官奏課居最轉瀛州司法參軍侍御史趙

頤貞碑宣慰判官歷湖州德清長城潤州丹陽三縣
尹天寶二載春二月加朝散大夫較攝新安郡别駕
採訪使齊澣梁昇卿並奏爲判官六載秋七月拜臨
淮郡長史加朝請大夫九載夏四月除濟南郡司馬
加朝議大夫十二載春三月拜信都郡長史不幸感
疾天寶十三載秋七月九日終於郡之官舍春秋七
十公先世塋壠宅於京師少陵原詹事府君巡按河
南薨於洛汭因葬於緱氏縣西南大冦原公啓手足

也顧命其子今侍御史緘曰吾家代儉約不欲葬衆
歸全之後其以布車一乘虞祔先塋緘泣而奉之及
其葬也塋小無便地於次東馬鞍山下得紫龍飲乳
岡之原龜筮從也夫人南陽君樊氏戶部尚書子蓋
之曾孫袁州刺史文器之孫盧江太守季節之女仁
孝柔明閑於禮度左右圖史雅善琴棋中外孤弱躬
自收視俾夫遠近咸懷安之春秋六十有八棄堂帳
於相州之安陽天寶十五年秋八月十有四日爰遵

周公之典而合祔焉禮也廣德二年春二月皇帝有事於南郊追贈君都督梁州諸軍事梁州刺史夫人南陽郡太君葢以纘簪白筆於赤墀董財賦於巴漢是用有永錫之寵紆褒崇之命哀榮之盛不其至矣君凡四為綱佐六奉使軒所至之邦必聞異績舉天下之政事莫不谘折中焉性嗜清貧室無長物孤幼藂萃皆仰於君既嬰沈痼之疾綿歷三載纘請就上國之醫庶其逢遘吉君曰闔門之資者寸禄也今疾劇

命也吾不以一身易百口竟不從而歿識者哀之或
謂君曰吾奉養嫠姊用度萬錢粮諸姑縑纊五兩姑
見君笑而不答退謂縯曰吾見其撫孤不見其怨德
教義之士有以見其用心也君恬淡寡欲雅好攝生
在新安或指靈叟於洞君齋心四日深入其阻而後
闕之訊其由來陳思王東閣祭酒將闕也闕
歷歷可聽君稽首而斬之叟曰從我乎必可度世君
以王事靡盬退而辭焉比迴顧則為茅草矣初君上

計濟南展羣祖之墓松檟森然徽猷莫紀留居論譔以成先德之不忘闕繫是舉也嗚呼君體聦頴之上姿恬曠之夷度寛明足以濟衆和義足以長人口絶勞言目無還視立身先張仲之志與朋服子路之言内行可以質神明清規可以勵風俗宜克享胡耇荷天之寵光輔乎漢之得人高視乎周之列位而道之將喪命不偶時屈輿驥於身前隳峴碑於殁後吁足歎也春秋貴九世卿族漢史稱七葉珥貂陪臣

於下士早僚絕屬於天潢戚里豈比夫登臺者四世
尚主者五人焜燿於數朝之間蟬聯於百代之下可
同年而語矣繽懿文懋學峻節清標天寶末陷居賊
中為偽命連辟辭疾不起謀使家人與本朝通計為
部曲所發遂遭禁詰一日之中議刑者數焉俄而官
軍大至賊黨奔北由是獲免乾元中奉使巴渝屬段
子璋搆逆流輩十人皆被屠害以繽高名欲留同惡
期之以死承劍不回時諸道徵求之不堪命繽至之

邦必荷仁信如期而畢則 闕 將崇必復之矣寧
止當朝之望俾銘功伐敵墜斯文其辭曰盍為帝虞
偃不異途世表東海其惟徐乎或武或文或哲或儒
休美後昆厥德不孤猗郴都督克懋遠圖邦國四佐
輶軒六徂樹聲長世與道為徒爰覿幽光無寧集枯
仁義都盡彭殤曷殊所嗟人紀莫展嘉謨馬鞍山北
龍乳岡隅於焉崇祔先志靡渝豈碑崔嵬窣樹縈紆

曹成王碑

唐 韓 愈

王姓李氏諱皐字子蘭謚曰成其先王明以太宗子
國嘗絶復封傳五王至成王成王嗣封在玄宗世蓋
於時年十七八紹爵三年而河南北兵作天下震擾
王奉母太妃逃禍民伍得間走蜀從天子天子念之
自都水使者拜左領軍衛將軍轉貳國子秘書王生
十年而失先王哭泣哀悲弔客不忍聞喪除痛刮磨
豪習委巳於學稍長重知人情急世之要恥一不通
侍太妃從天子於蜀既孝既忠持官持身内外斬斬

縣是朝廷滋欲試之於民上元元年除温州長史行刺史事江東新刦於兵郡旱饑民交走死無弔王及州不解衣下令揞鎖擴門悉棄倉實與民活數十萬人奏報陞秩少府與平袁賊仍徙秘書兼州别駕部告無事遷置於衡法成令脩治出張施聲生勢長觀察使噎娟不能出氣誣以過犯御史助之貶潮州刺史楊炎起道州相德宗還王於衡以直前謾王之遭誣在理念太妃老將驚而戚出則囚服就辯入則擁

匍匐紳袒袒施施即貶於潮以遷入賀及是然後跪謝告實初觀察使虐使將國良往戍界良以武岡叛戍衆萬人斂兵荊黔洪桂伐之二年尤張於是以王帥湖南將五萬士以討良為事王至屏兵投良以書中其忌諱良羞畏乞降狐鼠進退王即假為使者從一騎踔五百里抵良壁鞭其門大呼我曹王來受良降良今安在良不得已錯愕迎拜盡降其軍太妃薨王棄部隨喪之河南葬及荊被詔責還會梁崇議反

王遂不敢辭以還升秩散騎常侍明年李希烈反遷御史大夫授節帥江西以討希烈命至王出止外舍禁無以家事關我衰兵大選江州羣能著職王親教之搏力勾卒嬴越之法曹誅五畀艦步二萬人以與賊遌嘬鋒蔡山踣之剜斬之黄梅大鞣長平鏺廣濟掀蘄春撇蘄水掇黄岡𢧹漢陽行跐汊川還大膊蘄水界中披安三縣拔其州斬偽刺史標光之北山𥬙隨光化梏其州十抽一推救兵州東北屬鄉還開軍

受降大小之戰三十有二取五州十九縣民老幼婦女不驚市賈不變田之果穀下無一跡加銀青光祿大夫工部尚書改戶部再換節臨荆及襄真十三百王之在兵天子西巡於梁希烈北取汴鄭東畧宋圍陳西取汝薄東都王坐南方北向落其角距賊死咋不能入寸尺亡將卒十萬盡輸其南州王始政於溫終政於襄恒平物估賤斂貴出民用有經一吏軌民使令家聽戶視奸宄無所宿府中不聞急步疾呼治

民用兵各有條次世傳為法任馬彜將愼將鍔將潛偕盡其力能虆贈右僕射元和初以子道古在朝更贈太子太師道古進士司門郎刺利隨唐睦徵為少宗正兼御史中丞以節督黔中朝京師改命觀察鄂岳蘄沔安黄提其師以伐蔡且行泣曰先王討蔡實取沔蘄安黄寄惠未亡今余亦受命有事於蔡而四州適在吾封庶其有集先王薨於今二十五年吾昆弟在而墓碑不刻無文其實有待子無用辭乃序而

詩之辭曰太支十三曹於弟季或亡或微曹始就事
曹之祖王畏塞絶遷零王黎公不閒僅存子父易封
三王守名延延百載以有成王成王之作一自其躬
文被明章武薦畯功蘇枯弱彊齦其姦猖以報於宗
以貽於王王亦有子處王之所惟舊之視蹶蹶陛陛
實取實似刻詩其碑為示無止

韓國昌神道碑　唐　吳　畦

長河北控輿有輿壤厥為全魏其中土宜耕俗最淳

孝子忠臣義夫節婦觸類可觀比屋可封地勢自然物理斯在是以代有將軍稱義兵控北敵之咽喉扼南燕之襟帶歲月鞏固朝野賴之至於命師臨戎非賢則德或失其統馭則禍必起於蕭牆昔廬江公承襲一方子孫三世建及衰季始墮弓裘四人切弱若之音六郡當舉羸之患乃督三軍之衆千萬同心英雄應選僉命我公雄仁緼長者之譽德負不孤之開語其力則五丁比肩較其藝則三傑齊價東磊落大

度挺昂藏偉才河山之精貔貅之勇表率魏拜涯慇
魏人天道照臨宸衷慰悦輶使磨至軍務克諧不踰
期月爰登魏博節度至三台之重公感嘆遥駐罔極
之誠驟冀追崇之寵天子乃嘉其大孝錫以珥貂用
副孝思式賛幽壤公既獲拜令位念哀榮無常若不
即以刋之貞石無以闡將門之業無以傳曠古之名
因授以賓徒俾詳其事繄吳畦序焉公諱國昌世系
汝南人也其先與周同姓姬氏其後苗裔事晉得姓

於韓故曰韓武子武子世本云萬生𨘋伯生伯生伯簡伯簡生子輿子輿生獻後四十世有韓厥從封為韓氏厥孫於景公三年屠岸賈將作亂誅靈公之賊趙盾盾亡死矣欲誅其子趙朔韓厥止之告賈賈不聽厥告趙朔朔曰子必不能絕其事賈誅趙厥稱疾不出卒全其孤春秋書之至於秦晉會盟楚漢襲服緈有勲烈犖然功肩迄於我唐不絕流派公累代魏將剖分符節曾祖魏博節度押衙祖朝魏博節度押

衘兼臨清鎮遏都知兵馬使檢校國子祭酒兼侍御史烈考魏博節度押衙充都知兵馬使檢校國子祭酒兼御史中丞公之為人也天假樹忠神符抗節好謀而斷知幾而明約言有常敏行無玷以孝弟成其身以文武全其才少節承祖宗之餘芳長最好孫吳術讀黄石書指力爭為末燼笑氣吞為細事常慕攝衣决勝坐籌出奇軍中少年靡不取則時值王室為難邊疆舉烽公乃拔自偏裨擢於列藩尋擊賊有功

乃行賞酬庸論功載筆是時洋溢懋蹟光塞宇宙心服軍旅名垂竹帛藩翰可期芳訊繼臨密詔垂下公倜儻成癖優游素深時雖料敵摧堅不廢吟風嘯月執堅守胄銳氣難奪自思令若終天力絶不顧骨骸後時顧乞陪臣不越吾土遂脫輻謝病掛冠養高縉紳有聞物論稱平尋以肇復舊位脫屣王畿監止於方鎮懋績崇榮其孰能宗歟公始及裨副載分劇職入奉訓齊之令出揚整肅之權推公而直若引繩行

已而平若止水言不好美服不好華卷舒自得於時
宜喜怒不形於顏色崇善黜邪柯葉不遺紫縣最冠
於羣公青服靡遺於衆卒謁若聞望誼然令圖公非
獨王事有作復乃閨門立成稜稜而廷訟惟嚴察察
而鄉義尤峻先教之仁義後導之以詩書諭雍容禮
讓之節示惻隱慈愛之心馳騁田獵雜服詭辭趨若
仇讎屏如蝎螫肆我武勇平戒以賴適方一箭發而
號猿猱三尺舉而吼龍虎矛質山立旌旗血融言其

壯則扛鼎拔山顧其勇則馮河逐日七十城而應敵下四十萬而乘時抗此乃用武之克捷行師無不利者若以瞻雲望氣一否一臧辨成敗之機宜監吉凶之休咎則武非文而不備文非武而不揚實共濟而相恤無殊塗而別蹤矧予纔立名業仗弓劍者也予之身甘為不肖孜孜以未墜之緒力於命予者其庶幾乎議者乃赧赧絕詞唯唯而退武宗涖祚初年逆賊拒命天討薦加常從盧江公以勦叛盧江公畀公

英勇以前衝弦道係將累日公度其軍勢相以人心
杌上之可期若在彀中耳廬江曰魏師以久不振旅
時無恒心今乃越境而出若非肅齊則衝敗莫制若
悦豫其情則前驅不踵公情其向背妙以機謀督餽
餉之心敦戰伐之道在爪牙者却騈羅於後如市者
皆跨列於前自然表裏相應寛猛得中此勇之大勢
也廬江乃俞良窠卒成大功鎮山東壯武之聲擅日
下勤王之効莫不由此言無謬歟公雖初心不求朝

拜藩府所奬符竹為先遂遷攝具州刺史兼本管劾
奏御史中丞公既解戎韜俄從郡政三尺之綱條不
紊四知之敬慎惟敷瘡痍既起於沈滯勞逸復均於
痾癢雖黄霸行教龔遂立誠求之北方孰以優劣公
忽不自懌嘆久從軍中心無逸冐馬勞金瘡之績竊
蹈忠履信之名稼穡少知艱危歴試不縻好爵不伐
殊勞避授鉞於他邦止建侯於我土今茲髮云邁桑
榆足悲胡可尚存碌碌勞勞不知閒居適志遂乃命

納軾旟終賁林野又言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以大中六年七月十二日寢疾薨於魏州元城縣德教里之私第享年六十有六以大中八年二月二十五日殯於魏州莘縣脩善鄉依仁里至咸通二年六月二十六日贈左散騎常侍夫人清河張氏同時月日贈清河郡太君有子三人長曰君雄魏博節度觀察處置等使檢校尚書右僕射兼御史大夫仲曰靖魏博節度押衙兼部從檢校太子賓

容兼侍御史李曰楚魏博節度押衙兼刀斧匠檢校太子賔客兼監察御史噫公以德符陰隲慶延子孫世居封贈之尊崙極人臣之貴建碑道左顯褒其途畦序説為銘銘曰堂堂聖朝烈烈文明仁以配天德以延英社稷康乂將帥惟精欽我魏疆為河為方厥賦以上厥土惟良異物既産賢臣復彰擾以六韜峻以五常弧矢不幹忠孝為光少懿得志勵節勤王扼腕不斷灑膽可嘗虬龍屈盤鵰鶚翺翔平寂討髙代

叛名揚運籌毳帳決勝沙場功業有勛朝廷議勤加以羽纛陟以親軍賜以好爵固以藩身得路我士保祀我裡貔貅舊統畏敬無垠符竹嘗剖惠愛猶存訓子文行果極名臣罔極知報帝命爰臻錫以峻職飾以王綸褒榮令嫡激勵愚罷襃崇既尊典禮斯陳昭彼懿德勒自貞珉

景範墓碑銘　殘文節畧　後周　扈載

銘以記功碑以誌行千載之下粲然可觀其惟神道

之表乎故中書侍郎平章事景公範皇朝元佐聿登
相位而申甫之祥著矣顯德二祀冬十一月薨於淄
川郡之私第天子廢視朝制贈侍中遣使祭奠飾終
之典優而厚臣聞景氏之先出於芈姓由烈考太僕
府君之上曰王父賓大王父閏皆貞晦不仕我大周
孝皇帝建大功於漢室為北藩於魏邦初筵既開得
賢斯盛制以公為秋曹郎進階朝散大夫充樞密直
學士今皇帝嗣位之時登用舊臣洪均在手資忠孝

於君父享富貴之崇髙而盡瘁之勞用成美疾封章叠上優詔襃稱以列卿歸第懸車故鄉嗟風木之忽驚訴昊天兮何稱泣血以居晨漿屢絶哀與性盡卧疾而終享年五十有二佳城閉日長楸籌雲勒銘垂休以示千古其詞曰長白蒼蒼淄水湯湯哲人之生逢時會昌哲人之逝魂遊故鄉山有頽坂水有髙岍人何世而弗新善有名兮獨遠猗與公兮時用丕顯

顯德三年十二月

給事中孔公墓誌銘

宋 王安石

宋故朝請大夫給事中知鄆州軍州事兼管内河堤勸農同羣牧使上護軍魯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六百户實封二百户賜紫金魚袋孔公者尚書工部侍郎贈尚書吏部侍郎諱勗之子兖州曲阜縣令襲封文宣公贈兵部尚書諱仁玉之孫兖州泗水縣主簿諱光嗣之曾孫而孔子之四十五世孫也其仕當今天子天聖寶元之間以剛毅諒直名聞天下甞知諫院

矣上書請明肅太后歸政天子而廷奏樞密使曹利用上御藥羅崇勲罪狀當是時崇勲操權利與士大夫為市而利用悍强不遜内外憚之嘗為御史中丞矣皇后郭氏廢引諫官御史伏閤以爭之求見上皆不許而固爭之得罪然後已蓋公事君之大節如此此其所以名聞天下而士大夫多以公不終於大位為天下惜者也公諱道輔字原魯初以進士釋褐補寧州軍事推官年少耳然斷獄議事已能使老吏憚

驚遂遷大理寺丞知兖州仙源縣事又有能名其後嘗直史館侍制龍圖閣判三司理欠憑由司登聞檢院吏部流内銓糾察在京刑獄知許徐兖鄆泰五州留守南京而兖鄆御史中丞皆再至所至官治數以爭職不阿或納或遷而公持一節以終身蓋未嘗自紬也其在兖州也近臣有獻詩百篇者執政請除龍圖閣直學士上曰是詩雖多不如孔某一言乃以公為龍圖閣直學士於是人度公為上所思且不久於

外矣未幾果復召以為中丞而宰相使人說公稍折節以待遷公乃告以不能於是又度公且不得久居中而公果出初開封府吏馮士元坐獄語連大臣數人故移其獄御史劾士元罪止於杖又多更赦公見上上固怪士元以小吏與大臣交私汙朝廷而所坐如此而執政又以謂公為大臣道地故出知鄆州公以寶元二年如鄆道得疾以十二月壬申卒於滑州之韋城驛享年五十四其後詔追郭皇后位號而近

臣有為上言公明肅太后時事者上亦記公平生所為故特贈公尚書工部侍郎公夫人金城郡君尚氏尚書都官員外郎諱賓之女生二男子曰淘今為尚書屯田員外郎曰宗翰今為太常博士皆有行治世其家累贈公金紫光禄大夫尚書兵部侍郎而以嘉祐七年十月壬寅葬公孔子墓之西南百步公廉於財樂振施遇故人子恩厚循篤而尤不好鬼神禨祥事在寧州道士治真武像有蛇穿其前數出近人人

傳以為神州將欲視驗以聞故率其屬往拜之而蛇果出公即舉笏擊蛇殺之自州將以下皆大驚已而又皆大服公由是始知名然余觀公數處朝廷大議視禍福無所擇其智勇有過人者勝一蛇之妖何足道哉世多以此稱公者故余亦不得而畧也銘曰展也孔公維志之求行有險夷不改其輈權疆所忌讒諂所讐考終厥位寵禄優優維皇好直是錫公休序行納銘為識諸幽

按荆公黜春秋誣聖得罪於孔氏其誌銘何足為原魯重然重原魯

之人非重其文也

孫明復先生墓誌銘

宋 歐陽修

先生諱復字明復姓孫氏晉州平陽人也少舉進士不中退居泰山之陽學春秋著尊王發微魯多學者其尤賢而有道者石介自介而下皆以弟子事之先生年逾四十家貧不娶李丞相迪將以其弟之女妻之先生疑焉介與羣弟子進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而欲託以子是高先生之行義

也先生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名於是乃許孔給事道輔為人剛直嚴重不妄與人聞先生之風就見之介執杖屨侍左右先生坐則立升降拜則扶之及其往謝也亦然魯人旣素髙此兩人由是始識師弟子之禮莫不歎嗟之而李丞相孔給事亦以此見稱於士大夫其後介為學官語於朝曰先生非隱者也欲仕而未得其方也慶歴二年樞密副使范仲淹資政殿學士富弼言其道德經術宜在朝廷召拜校書郎國

子監直講嘗召見邇英閣說詩將以為侍講而嫉之者言其講說多異先儒遂止七年徐州人孔直温以狂謀捕治索其家得詩有先生姓名坐貶監虔州商税徙泗州又徙知河南府長水縣簽署應天府判官公事通判陵州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上言孫某行為世法經為人師不宜棄之逺方乃復為國子監直講居三歲以嘉祐二年七月二十四日以疾卒於家享年六十有六官至殿中丞先生在太學時為大

理評事天子臨幸賜以緋衣銀魚及聞其喪惻然予其家錢十萬而公卿大夫朋友太學之諸生相與弔哭賻治其喪於是以其年十月二十七日葬先生於鄆州須城縣盧泉鄉之北扈原先生治春秋不惑傳註不為曲說以亂經其言簡易明於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王道之治亂得於經之本義為多方其病時樞密使韓琦言之天子選書吏給紙筆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其家得其書十有五篇錄之

藏於秘閣先生一子大年尚幼銘曰聖既歿經更戰焚逃藏脱亂僅傳存衆説乘之汩其原怪迂百出雜僞真後生牽卑習前聞有欲患之寡攻羣往往止燎以膏薪有勇夫子闢浮雲刮磨蔽蝕相吐吞日月卒復光破昏博哉功利無窮垠有考其名在斯文

晁君成墓誌記

宋　黄庭堅

君成晁氏事親孝恭人不間於其兄弟之言與人交其不崖異可親其有所不為可畏喜賓客平生不絶

酒尤安樂於山林川澤之間一世所顧治生諧偶入仕遇合葢未嘗以經意生二十五年乃舉進士得官從仕二十三年然後得著作佐郎四十有七以殁君成處陰匿跡家居未嘗説吏及為吏極事事不有便民上書論列甚武為上虞令以憂去民挽其舟至數日不得行使者任君成按事并使刺其僚君成不撓於法不欺其僚盡心於所委不為之作蒿矢也仕宦類如此故不達少時以謁宋景文公景文稱美之晚

獨好詩時出奇以自見觀古人得失閱世囍勤及其所得意一用詩為囊橐熙寧乙卯在京師病臥賂得坊呻吟皆詩其子補之榻前抄得比終畧成四十篇蜀人蘇軾子瞻論其詩曰清源深靜如其為人濮陽杜純孝錫狀曰哭君成者無不盡之哀皆知名長者也子瞻名重天下孝錫行已有恥其於兄弟交遊有古人難補之又好不朽事其文章有漢間風味於是可望以名世君成之後殆其興乎故論譔其世出游

居婚宦使後有考銘詩以嘉其志顧而不哀其逢君
成字也名某晁氏世載逺矣而中微有諱逈者事其
陵為翰林學承旨以太子少保致仕謚文元生子執
政開封晁氏始顯君成曽王父諱迪贈刑部侍郎王
父諱宗簡贈吏部尚書父諱仲偃户部員外郎刑部
親文元母弟也夫人楊氏生一男則補之女嫁某官
張元弼進士柴一作葉助賈碩陳琦三幼在室補之以
元豐甲子十月乙酉葬君成於濟州任城之呂原其

詩曰不澡雪以姱清不闒墮以徒汙林麓江湖魚鳥與為徒通邑大都冠蓋與同衢制行不𨓍人謂我愚人爭也人為我非夫彼棄也吾趨彼汲汲也吾有餘浮沈兮孔樂壽考兮不怍髙明兮悠長忽埶兮不可作河濁兮濟清任丘兮佳城御風驂雲好游兮如平生深其中廣其四旁可置守俾無有壞傷植松栢兮茂好封爾後之人

朝請大夫李公墓碣銘

宋 朱熹

右朝請大夫李公諱縝字伯玉濟州鉅野人故駕部
郎中贈太子少傅諱景山之曾孫朝請大夫贈少師
諱璲之孫而參知政事贈太師諱邴之嗣子也公之
家自少傅之第四子樂靜先生諱昭玘者學於高郵
孫公覺眉山蘇公軾之門文甚高而廉靜樂道不求
人知仕元祐及建中靖國中為起居舍人至太師公
遂以文字行中朝有重名於政宣之間及參建炎大
政又以忠節為詔所襃退而老於江湖之上餘二十

年當世益高仰之公生有竒質警悟絶人年十二三
時賦盆池詩有疑於月相吞之句故相何卓一見嗟
賞既長益自植立務記覽為詞章其言奥雅靚深有
非一時文士所及者而深自閉匿惟恐人之或知也
性至孝事太師公及母和國夫人油油翼翼無故未
甞輙去左右雖近出數里必取期以還少以父任補
承務郎監南嶽廟差充福建路轉運使幹辦公事再
除轉運使主管文字公以去親遠不欲行太師公强

遣之至官竟不一歲兩易主管敦宗院以歸未幾丁
内外艱服除連丐宗官舊秩及為崇道祠官退處於
家不復有仕進意蓋方是時秦丞相檜當國猜暴叵
測故家大族一罹飛語無不糜碎公雖棲遲冗散猶
懼不得脱於是益務潛晦息絶交遊雖親戚少見其
面如是累年人亦莫測其意也買園居第之東結廬
種樹翛然其間自號萬如居士而為之傳其詞曰居
士少知讀書通訓詁不能洽浹如當世儒者然亦無

所不讀其於授受必以義接物必以誠逕情直行不屑毁譽雖仕宦連蹇不遂視一時儕輩官尊禄厚而不肯一動其心為敦宗凡三十年官不易而家益貧常誦其先訓曰與其有求於人曷若無欲於已與其使人可賤不若以賤自安以是當官及家居未嘗求人知而人之知之者嘗出於意外少慕阮思曠尚子平之為人既孤買宅東隙地僅五畒為屋數楹植花數十本竹百箇而置常所閲書數十卷朝夕徜徉於

其間雖金石絲竹之音姬嬙環珥之飾車馬旌旗之
列五鼎方丈之食不以易其樂性懶甚不喜為文酒
酣興發時為詩以舒懷至其任意擊節慷慨自以為
未後於古人性謹密而胸次蕭然無所適莫顧不喜
與俗子語稠人廣坐或終日不交一談而藜杖幅巾
率然乘興訪高人勝士於閑暇時談世外法至或忘
歸間問祖師西來意指僅識其趣不能悟解也其胸
懷本趣蓋如此然知公者猶以為文不足而實有餘

也秦丞相死衆賢稍稍登用丞相陳魯公雅知公推挽甚力而不能致乃白以爲通判福州事而公已病矣連帥汪公應辰亦知公賢禮敬之且不欲煩以事公曰食焉而怠其事豈吾心哉力請得復奉祠以歸居二年而卒時年五十有六隆興二年十二月某日也公娶趙氏再娶馬氏子男二人諫承務郎訥從事郎孫男一人啓宗將仕郎始公葬太師公泉州南安縣石鼓山而指其北百餘步曰此吾之所歸也卒之

明年三月某日訥奉公柩藏焉又集公所爲文十卷梅百咏一編藏於家熹之先君子太史公嘗獲從太史公遊而辱知焉及熹試吏泉之屬邑又得拜公函文每白事府下退輙詣公公必爲置酒留連竟日論說古今商畧文字皆極其趣下至吏道物情利病纖悉亦無不盡至於有所難言則其悼歎閔惻之情未嘗不欝然見於眉睫之間熹以是知公非眞無意於世者意公猶且進而有爲也後三十年再至溫陵而

拜公墓則其木拱矣俯仰今昔為之流涕蓋不惟荒煙野草之悲亦以重歎公之終不遇也於是訥狀公行來請銘熹不得辭乃為銘曰石史之德沖靖淵默太師之文洪為忠勲公承厥家克篤其慶惟德與文既積而盛胡不逢遇達於事功浩其永歸閟此幽宮萬如之篇公實自贊銘以昭之不暇有歎

醇德先生墓表

金 党懐英

先生諱去非字廣道上世東蒙人裔出琅琊諸王遷

居平陰之石硤其先世曽祖及祖臻考通皆有隱德先生束髮知學問為文章不喜為進取計嘗試有司不合即屏去舉業益探六經百家之言務為博贍精詣雜取老莊釋氏諸書探其理要貫穿融會歸諸大中要本於吾儒脩身養性之道自信而力行之其發於情接於物者求諸古人或難焉鄉人化服翕然咸尊之先生無他營獨妻孥耕織以給伏臘弟子贄獻資以惠人常居十八九人有求貸者先生不能給為

更貸諸富家約以時償及期其人以寠告先生曰信可失乎賣田代償之棄其券不復問嘗適野有遺金帛於路者為守視不去須其人還訪與之門人班恍親老子稚不能朝夕女已及笄先生為辦妝具擇士壻嫁之因以成家賴以婚娶者甚衆比隣有喪東出則犯禁而衆不利南則隣者忌之西北則人居不可行先生曰世安有死而不得葬者葬而害衆寧獨任之乃壞其蠶室之壁出焉里中惡少嘗遇醉酒嫚駡

先生恬無慍色復引之坐罵益甚久之始去明日惡少來謝先生為避不見或曰彼恃酒以逞謂宜少加責誚奈何返避之先生曰彼之來既知過矣見之必重其愧是以避也惡少聞之感服更折節為善先生之教人皆因其材而勉其可至凡所答問得孔子教仁教孝之意或挾他道見則就其所學而引之正有問以釋氏之戒定慧道家之攝生者則對曰易之寂然感通中庸之中和詩之思無邪非定慧與孔子答

顔淵視聽言動勿以非禮非戒歟易之慎言語節飲食孟子之養心寡慾非攝生歟蓋未嘗深詆佛老而其徒頗自棄其學而學焉先生制行不為崖異有請焉無賢不肖必為之盡言或恠其不擇曰善者吾進之不善者吾勉之誠均入於善矣必擇焉故受業於門者人皆以為厚於已也先生歿門人議謚之皆曰先生之德所謂大醇者非耶乃名曰醇德於是進士楊好古以泰山先生李守純之狀與涿郡軍事判官

東平趙渢所錄事實來京師屬鄙文以表諸墓懷英
昔者宦遊東山是時東阿張子羽茌平馬定國奉符
王頤東平吳大方與其兄大年郭㣧趙憲懿申公綽
諸公與先生相友善講論道義援據古今以孔孟所
傳為諸儒倡其後出者聞於朝處者行於鄉雖隱顯
不同而皆以先生為歸諸公相繼去也幾二十年先
生獨無恙其力道益强傳道益弘信於人者益著士
大夫聞先生之名過者必見車者必式石硤舊以安

樂名鄉後邑之賢者改曰居賢著其行也先生有曰君子得志則行道不得志則明道不必與邪說辯辯而勝尤激怒之其害道滋甚故孰將闢之寧自翼之孰將驅之寧自扶之邪說之勝久矣善為道者其在扶而翼之與盖與韓愈歐陽修同所以行之或異二子達而顯其用力易故決以剛先生窮而約其用力難故順以化所遭者然也君子論其功與二子表裡云先生性非書無所好晚歲搆堂曰困拙日以名教

自樂蓋得於性命之說為深死生之際泊如也大定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終於家享年八十有四諸孤與門人以明年正月二十五日奉先生之喪葬於三山先塋之側先生前是用年得官九品及葬遂以其服禮也葬之日四方來送者三千餘人叢立巨崖為崩嗚呼異哉銘曰古學搶攘道布裂淫慝汨性資剽竊已潰不支矧可遏或激其瀾益善決惟韓歐陽道未溺偉哉先生復世出所遭雖殊用則一守經

會異正途闢有來歸之使順適儒雅振振彼鄉邑童兒知書曰成德噫天生賢鮮遏抑惟窮而隱徒乃集嶽神降靈要終畵劃然響裂應婁哲三山泉如隱封鬛不亡者存此其息髙風凛然世所式以詒後人視兹石

尚寳司丞孟秋墓碑　明　姚思仁

今學士大夫言聖賢之學者皆曰齊魯復有孟子葢謂我疆先生云先生諱秋字子成號我疆世為山東

茌平人上世有諱通者徙居安平鎮通生鳳鳳生先生先生生而有大志慧識過人讀書通大義里師授毛經至桑間濮上棄去不竟學聞其邑宏山張公為陽明家言執弟子禮問業學尚書得明目達聰語灑然有悟發憤下帷謝絶一切即家徒壁立晏如也會安成鄒公善督學山東太平周公怡僉臬事講學責院得先生大奇之曰孟生固自超也弁諸生首自以為得先生晚庚午舉順天辛未成進士先生雖早貴

絶不以氣色臨人居京師不與流輩伍獸交驩孟公化鯉既得昌黎令下車問疾苦誓以不父母吾民者有如日會昌黎邊邑驛傳徭役糧馬鞭甲縈輿一切為民吏始為之器械以備之為之警邏以候之為之城池以禦之徭役則省猾吏則詰異才則拔幽隱則察公署黌宮則脩葺二百年夙弊一旦苗薅而髮櫛之社稷之利也父老胥相慶曰吾邑侯吾邑侯其斯謂古之循良也與哉其得民之深有如此暇則進諸

生三十餘人講良知學自以俸餘館穀不費縣官錢謂昌黎為鄉先正刻韓文以眎諸生先生心如太虛視世界浮雲毫無芥蔕雖居邊圉繁邑未嘗一日輟講與諸生盟必先行而後文制外以兼内講肄以端其習考覈以程其規標的以大其業弘博以遂其思抑揚以厲其志金玉以宣其情夏楚以鼓其氣久之士憮然若失也勃而變已翕而從翻然而革先生忻忻曰吾教行矣又惇惇與民休息即不為巧宦猶不

失令名諸臺薦以十數上僅得大理評去之日父老泣留遮道時有鹿銜先生裾亦若有戀戀者父老為樹碑以識不忘尋從祀名宦先生小試於邑邑皆弦歌也署廷尉兩載以廷尉天下平讞獄惟允贈父如其官母孺人先生榮及先世矣己卯轉職方領山海關是時關政久弛妙簡才望首以往奏給特勅蓋異數也先生至嚴譏察裁供應竟為其司官忌遂萋菲而巧詆之辛巳以考功令調外衆論譁然先生無愠

色乃乞休歸特復過昌黎昌黎士人執禮愈恭使非
有盛德入人安能如是耶渡灤江作歌歎歔與士人
别泣數行下抵家卜築家南二十里許徜徉其間有
終焉之志日課子若徒博剌羣籍剖難析疑側弁而
吟曰長林豐草吾以適吾適也自是先生道益尊矣
賢士大夫道安平式廬詣謁干旄相望或依依數日
不能去甲申以直指黄公薦起刑部主事尋陞員外
郎丙戌遷尚寶丞公餘即聚陽和諸公究竟理道殆

無虛日縉紳先生以一領謦咳為快已丑陞本司少卿浹旬而卒嗚呼傷哉先生篤學力行苦節清脩以名儒特聞以廉吏令終治縣縣治治獄獄理司馬馬蕃司刑刑清司璽璽慎投之所向恢恢乎游刃而解然本之所由來矣夫先王之學其本以治心其緒餘以治天下國家先生事業炳當時蓋其學之緒餘也先是先生奉命衡府便道里舍撫臺李公過先生於家凡三宿梵寺訂盟儒經翼是時年已六十矣而神

益王時時誦孔孟書不少衰閒得聖賢片言隻字有契於心隨筆之以示後人當昌黎入覲時為耿楚侗先生鄭重其論心曰心體本自澄徹一克於己便生翳障蓋直如的的一齊現前如如而妙自在必克復而復言仁則宣父何不以克伐仁原憲耶謂顏子合下便是復禮其不以血肉視心以靈源視心先生之學粹矣孟公化鯉稱其河流為澹衡度為平庶幾知先生者哉所著有二明一脈明儒經翼異戰國策書昌

黎文選行於世先生以五日生後贈評事以是日卒故終身於是日不為讌集乃孺子慕也事其兄友愛篤至雖老且貴若不敢鴈行進者享年六十五卒之日不及殮傷哉貧也友人為治棺具其斯為清白吏與不佞覯風齊魯得先生遺行文諸麗牲之石表之曰有明儒宗我疆孟先生之墓

孝婦冢碑　明　張景華

孝之道大矣哉經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

行也呂氏春秋曰凡理國家者必先務本莫過於孝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務而萬事之綱紀也執一術而百善至其道非眇小矣若漢東海之婦以孝稱非女中之舜參耶按漢史于定國傳載東海有孝婦者少寡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不肯姑謂鄰人曰婦事我勤苦我哀其無子守寡也久以老累壯奈何後自縊死姑女告吏婦殺我母吏捕孝婦孝婦辭不殺吏驗治孝婦自誣服且獄上府定國父于公時為郡決

曹以為此婦養姑十餘年以孝聞必不殺也太守不聽于公爭之不能得乃抱其具獄哭於府因辭疾去太守竟論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卜筮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守强斷之咎儻在是乎於是太守殺牛自祭孝婦冢因表其墓天立大雨歲熟郡中以此大重于公第不知何以失其姓氏縣志謂竇姓者未然也嗚呼予於此益見孝道之大而天人相與之際捷於影響矣堪輿渺邈人生其間海之杯

水倉之稊米耳若婦盡孝顧冢不孝之戮天即為之枯旱三年及其誣辯而事顯也天雨一人之身其孝至於動天地感鬼神道有大於孝者乎天也人也高下大小勢若離邈然逆天則旱順天則雨有感必應無毫髮爽天人之理果有異乎因思夫天下之事常若變兩端而已孔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婦之以不孝死亦事之至變者也天道福善禍淫安在哉雖然亦千百中之一二耳使天道又憒無

知焉逆弗旱順弗雨為善者可怠歟是故君子為善惟求盡其分之當然得失利害之不在我者無恤也孝婦以誣受戮人皆冤之然其心俯仰無愧亦含笑入地矣詎知其冤乎予於此復有說焉凡禍福之來有所自君子不恃智以防之恃其無致禍患之道耳孝婦之誣所以成之者人也姑氏昧於愛郡守失於察脫姑氏知守節之可尚不自斃而昧於愛郡守知于公之平恕不偏聽而失於察孝婦何自蒙誣哉此

又可以為古今鑑也沂二守李君東玉山人來署縣事詣冢致祀惟見冢前有東藩憲副吉豐公㝡躬書漢孝婦冢四大字勒諸石而其事之顛末無文以載之還請於予曰漢孝婦名與天地相悠久冢獨無文以揭揚之亦一大缺典也何以風名教予久蓄世道之感聞而大韙其義傳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不揣無文敬為之記

李文襄公墓碑

國朝　田雯

凡忠臣之道有二端焉爲其易者裂膽隳肝有死無二爲其難者開疆復土爲國建功是以卞氏效忠不辨武庫之績尸鄉表節何如麟閣之圖若夫澤被生靈勲蓋天下樹銅表跡刻石紀功我朝以來惟文襄公斯爲烈矣癸丑之歲一杯釋權三方遘亂滇爲禍始閩造釁端非闒冗家令吳楚削地之章不學陳平雲夢偽遊之計驪山英布本自黥徒南越尉陀翻思帝制朝廷藩屏是寄匪賢勿居范瀋陽公總制八閩李

武定公總制三浙東南委任僉曰得人逆賊耿氏反易天綱斷兹地軸星精亂動海水羣飛脣齒之間志殲於越鋒鏑之下氣奪句吳瀋陽公餌雪餐氊節旄盡落關河嚴隔首尾十載頭會箕斂家家自謂供軍握璽探符人人志輕當壁公命世應期匡時作宰高崖千丈澄波萬頃運山海於襟期擎吳越於懷抱身先則闔境胥安交綏則萬人待命慷慨歃辭丹誠貫日意氣吐而風雲升嘯咤生而江河止使悲思之嶺

絶勝秦關茘枝之園終還夏物伏竅鼓血上徹於天撝麾從公聲振於野江山同官渡之邱天末盛昆陽之戰既自天南不競有北方投屬國將還江淮欲從方當走餘善之頭顱歸馬公於同日不謂蠭蠆猶毒豺牙競噬纍囚釁社原野脂膏嗚呼子能死之我必能復之忠孝之節臣子之分圖其大者何其難焉惟公一舉而返章安再戰而達甌治砰轟震地如烈火之遇鴻毛硠礚隱天若激水之投巖石衡琱戈而見

使者執金鼓而問賊臣俄而谷靜山空氷消霧散雖
陳寶應之懸首建業王審知之納版洛陽以今方之
魯何足喻自出擁干旄入參衡鏡三公絶迹七十懸
車神仙之術未守庚申天道周星窮於甲戌公薨春
秋七十有三
天子坐雲臺而念舊臣聞鼓鼙而思將帥有
詔褒哀為之不舉嗚呼以今康熙三十六年丁丑
賜葬東原胡夫人祔馬禮也案公姓李氏諱之芳號鄴

園山東武定州人自丁亥成進士凡蒞浙者四以中
丞之職讞獄而著清聲以行臺之任麾兵而保重障
累部曹歷御史登尚書位宰相處人倫之要職據操
撮之雄管並皆直詞抗節垂露難書鴻名偉功懸針
不盡與夫先世簪纓子姓銓叙平生髙行夙昔善言
公本傳年譜墓志已悉書之此則並所畧焉何則譬
猶洪鐘萬鈞不計錚錚之積響崑崙九派寧數涓涓
之長流余所以表其大端永垂貞石云爾

顔檢討墓誌銘

國朝 田雯

康熙戊寅某月日日講官起居注兼翰林院檢討顔公卒公諱光斅字學山曲阜人其先世復聖之裔之推而下數十傳迄公曾祖嗣化多隱德祖允紹河間太守父伯璟敦詩説禮以家訓淑其子弟聲著齊魯間公少負異才措志墳籍以戊辰進士官翰林壬申會講官闕員

上遴文學最優者掌院臣以公名進

召問者再授日講起居注兼翰林院檢討癸酉典浙江

鄉試復得人稱

旨

上嘉其廉明旋命提調浙江學政甫報竣疾作還

朝浹旬亟上章乞歸卒於家卒之夕語家人曰重膺

異數莫報涓埃所云未效風霜勁空慙雨露私也公

夙昭士譽蚤冠藝林遒文麗藻方駕曹王英時俊邁

聯橫鮑謝世之競言文章者闚其户牖聆其謦欬若

升闕里之堂登龍門之阪矣以故兩操月旦疊聽越吟水鏡歎其空明四知凜其介氣使顧盼者倍價剪拂者長鳴浙之人士社祀庾桑家奉朱邑俗有為蜉蝣之撼作薏苡之疑者知音既稀真賞殆絶於公奚損焉公靈姿妙悟尤精琴理嘗曰琴之失傳久矣今之鼓琴何殊箏笛吾數年後當别有譜發曠接響頗有餘愁孔翠羣翔豈不多愧嗚呼公亦奇矣公至孝官翰林時迎養母於京邸僦居陋巷竭事甘毳友人

贈言曰每向髙堂憂菽水何嘗太史不簞瓢傷公之貧也今藐爾諸孤葛衣負薪家徒立壁則公之㢘可知矣昔人云如此人曾不得四十豈仁者不夀自公好學之祖已然歟如學山者復何愛吾犀麈尾耶公之兄曰淡園脩來兩先生淡園以翰林今方為河東鹺使脩來吏部郎拱木已積風流頓盡余追憶少壯時與淡園脩來交公方作竹馬戲耳歴幾何年遽焉朝露玉樓有召遽赴夜臺文通多才偏奪古錦從修

來於地下弟勸兄酬吟魂不孤矣嗟乎龍蛇之歲巳
傷脩來山河云邈復悼學山匠石廢斤於郢人牙生
輟弦於鍾子日經黄公酒壚不得與阮嵇同飲寧不
悲哉公配孔氏封孺人三子肇亮肇亭肇疊三女某
年月日葬於闕之原銘曰顔氏之子才孤標兄弟羅
立如斗杓李方挺拔真詞豪文章卓犖較莊騷程才
擁傳馬蕭蕭徙置風雨錢塘潮成蹊桃李一握笑古叶
諸生排列求其曹上下仙的與神嚣俩如且饑心神

勞鳳哀雉噫山之幽叶䶗䶗齕齕鬼相招引歸天上遊逍遙風檣陣馬生狂飈遺文墜翰桃花多叶漫愁石泐防金銷凸墳四尺眠林丘叶服鳥半夜鳴啾啾叶落日沒鶻天宇高松髯麃藪乖材皐謳辭鋟石涕泗交過其下者心鬱陶

附雜著

顔氏家訓　北齊顔子推

自古明王聖帝猶須勤學況凡庶乎此事徧於經史

吾亦不能鄭重聊舉近世切要以終寤汝耳士大夫子弟數歲已上莫不被教多者或至禮傳少者不失經論及至冠婚體性稍定因此天機倍須訓誘有志尚者遂能磨礪以就素業無履立者自兹墮慢便為凡人人生在世會當有業農民則計量耕稼商賈則討論貨賄工巧則致精器用伎藝則深思法術武夫則慣習弓馬文士則講議經書多見士大夫恥涉農商羞務工技射既不能穿札筆則纔記姓名飽食醉

酒忽忽無事以此銷日以此終年或因家世餘緒得一階半級便謂為足安能自苦及有吉凶大事議論得失蒙然張口如坐雲霧公私宴集談古賦詩塞默低頭欠伸而已有識旁觀代其入地何惜數年勤學長受一生愧辱哉梁朝全盛之時貴游子弟多無學術至於諺云上車不落則著作體中何如則秘書無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駕長簷車跟高齒屐坐棊子方褥憑斑絲隱囊列器玩於左右從容出入望若神

仙明經求第則顧人答策三九公讌則假手賦詩當爾之時亦快士也及離亂之後朝市遷革銓衡選舉非復曩者之親當路秉權不見昔時之黨求諸身而無所得施之世而無所用披褐而喪珠失皮而露質兀若枯木泊若窮流孤獨戎馬之間轉死溝壑之際當爾之時誠駑才也有學藝者觸地而安自荒亂已來諸見俘者雖百世小人知讀論語孝經者尚為人師雖千載冠冕不曉書記者莫不耕田養馬以此觀

之安可不自勉耶若能常保數百卷書千載終不為小人也夫明六經之指涉百家之書縱不能增益德行敦厲風俗猶為一藝得以自資父兄不可常依鄉國不可長保一旦流離無人庇廕當自求諸身耳諺曰積財千萬不如薄伎在身伎之易習而可貴者無過讀書也世人不問愚智皆欲識人之多見事之廣而不肯讀書是猶求飽而懶營饌欲煖而惰裁衣也夫讀書之人自羲農以來宇宙之下凡識幾人凡見

幾事生民之成敗好惡固不足論天地所不能藏鬼神所不能隱也有客難主人曰吾見强弩長戟誅罪安民以取公侯者有矣文義習史匡時富國以取卿相者有矣學備古今才兼文武身無禄位妻子饑寒者不可勝數安足貴學乎主人對曰夫命之窮達猶金玉木石也脩以學藝猶磨瑩雕刻也金玉之磨瑩自美其鑛璞木石之段塊自醜其雕刻安可言木石之雕刻乃勝金玉之鑛璞哉不得以有學之貧賤比

於無學之富貴也且爲甲爲兵咋筆爲吏身死名滅者如牛毛角立傑出者如芝草握素披黄吟道詠德苦辛無益者如日蝕逸樂名利者幾秋荼豈得同年而語矣且又聞之生而知之者上學而知之者次所以學者欲其多智明達耳必有天才拔羣出類爲將則闇與孫武吴起同術執政則懸得管仲子産之教雖未讀書吾亦謂之學矣今子雖不能然不師古之蹤跡猶蒙被而卧耳人見隣里親戚有佳快者使子

弟慕而學之不知使學古人何其敝也哉世人但知跨馬被甲長弰強弓便云我能為將不知明乎天道辨乎地利比量逆順鑒達興亡之妙也但知承上接下積財聚穀便云我能為相不知敬鬼事神移風易俗調節陰陽薦舉賢聖之至也但知私財不入公事夙辦便云我能治民不知誠已刑物執轡如組反風滅火化鴟為鳳之術也但知抱令守律早刑晚舍便云我能平獄不知同轅觀罪分劍追財假言而奸露

不問而情得之察也爰及農工商賈廝役奴隸釣魚屠肉飯牛牧羊皆有先達可為師表博學求之無不利於事也夫所以讀書學問本欲開心明目利於行耳未知養親者欲其觀古人之先意承顔怡聲下氣不憚劬勞以致甘腝惕然慚懼起而行之也未知事君者欲其觀古人之守職無侵見危授命不忘誠諫以利社稷惻然自念思欲效之也素驕奢者欲其觀古人之恭儉節用卑以自牧禮為教本敬者身基瞿

然自失斂容抑志也素鄙恡者欲其觀古人之貴賤輕財少思寡慾忌盈惡滿賙窮卹匱赧然悔恥積而能散也素暴悍者欲其觀古人之小心黜已齒弊舌存含垢藏疾尊賢容衆薾然沮喪若不勝衣也素怯懦者欲觀古人之達生委命强毅正直立言必信求福不回勃然奮厲不可恐懾也歴兹以往百行皆然縱不能淳去泰去甚學之所知施無不達世人讀書者但能言之不能行之忠孝無聞仁義不足加以斷

一條訟不必得其理宰千戶縣不必理其民問其造屋不必知楣橫而棁豎也問其為田不必知稷早而黍遲也吟笑談謔諷詠詞賦事既優閑材增迂誕軍國經綸畧無施用故為武人俗吏之所詆嗤良由是乎夫學者所以求益耳見人讀數十卷書便自髙大凌忽長者輕慢同列人疾之如仇敵惡之如鴟梟如此以學自損不如無學也古之學者為已以補不足也今之學者為人但能說之也古之學者為人行道

以利世也今之學者為已脩身以求進也夫學者猶種樹也春翫其華秋登其實講論文章春華也脩身利行秋實也人生小幼精神專利長成已後思慮散逸固須早教勿失機也吾七歳時誦靈光殿賦至於今日十年一理猶不遺忘二十之外所誦經書一月廢置便至荒蕪矣然人有坎壈失於盛年猶當晚學不可自棄孔子云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魏武袁遺老而彌篤此皆少學而至老不倦也曾子七十

乃學名聞天下荀卿五十始來遊學猶為碩儒公孫弘四十餘方讀春秋以此遂登丞相朱雲亦四十始學易論語皇甫謐二十始授孝經論語皆終成大儒此並早迷而晚寤也世人婚冠未學便稱遲暮因循面牆亦為愚爾幼而學者如日之光老而學者如秉燭夜行猶賢乎瞑目而無見者也學之興廢隨世輕重漢時賢俊皆以一經弘聖人之道上明天時下該人事用此致卿相者多矣末俗已來不復爾空守章

句但誦師言施之世務殆無一可故士大夫子弟皆以博涉為貴不肯專儒梁朝皇孫以下總丱之年必先入學觀其志尚出身已後便從文吏畧無卒業者冠冕為此者則有何允劉瓛明山賓周捨朱异周宏正賀琛賀革蕭子政劉縚等兼通文史不徒講說也洛陽亦聞崔浩張偉劉芳鄴下又見邢子才四儒者雖好經術亦以才博擅名如此諸賢故為上品以外率多田里閒人音辭鄙陋風操蚩拙相與專固無所

堪能問一言輙酬數百責其指歸或無要會鄴下諺

云博士買驢書券三紙未有驢字使汝以此為師令

人氣塞孔子曰學也祿在其中矣今勤無益之事恐

非業也夫聖人之書所以設教但明練經文粗通注

義常使言行有得亦足為人何必仲尼居即須兩紙

疏義燕寢講堂亦復何在以此得勝寧有益乎光陰

可惜譬諸逝水當博覽機要以濟功業必能兼美吾

無間焉俗間儒士不涉羣書經緯之外義疏而已吾

初入鄴與博陵崔文彦交游嘗說王粲集中難鄭玄尚書事崔轉爲諸儒道之始將發口懸見排蹙云文集止有詩賦銘誄豈當論經書事乎且先儒之中未聞有王粲也崔笑而退竟不以粲集示之魏收之在議曹與諸博士議宗廟事引據漢書博士笑曰未聞漢書得証經術魏便忿怒多不復言取韋玄成傳擲之而起博士一夜共披尋之達明乃來謝曰不謂玄成如此口也

獲麟解

唐 韓愈

麟之為靈昭昭也詠於詩書於春秋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雖婦人女子皆知其為祥也然麟之為物不畜於家不恒有於天下其為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為麟也角者吾知其為牛鬣者吾知其為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為犬豕豺狼麋鹿惟麟也不可知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為

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為不祥也又曰麟之所以為麟者以德不以形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謂之不祥也亦宜

仲尼不歷聘解　　唐　李翺

學者多稱仲尼歷聘不遇吾謂仲尼觀禮行道不歷聘不遇也夫二國交驩曰聘以臣使於君亦曰聘男輸財於女國薦帛於士皆曰聘故無財與無君國之命不曰聘也當德蝕衰周道徂七國蓋仲尼傷禮樂

不起是以學韶於齊求師於周將欲聚義以鏡國張仁以羅俗使明尚為宗資也且去魯適衛蓋辭在於士矣自宋至鄭殆非臣矣絕糧於陳蔡亦無財笑官至司寇果不為士安謂聘哉吾聞夫子觀夏道則之杞觀殷道則之宋較是而言雖他國可知也安謂歷聘哉

答濟為瀆問　　李甘

北諸侯來朝過温温令送於温指問水名令曰濟也

侯曰豈濟瀆邪令復曰然侯曰河無望也其横千里渾猛如漲無風或毁舩殺人得清淇洹漳之水不加深别為九河不加狹彼所以為瀆也今盡濟水之力載數石之舟廣不能横深不能浮而曰與河同霿等秩吾不識先王班祀之意也令曰濟南去數十里過河矣寡介如此馳狂濁中未嘗波渝氣奪别河而潛積沙連塊千里不壓不翳益壯其流帥汶而東終能發山輸海此其所以為瀆也今河負其强大自積石

不捷趨海往來戎狄閒脅涇渭澧漆汾洛伊沁之水以滋其暴決愁民生中土患勢逆曲多窮始歸海此皆濟水所羞也執事豈以大為賢乎諸侯黙然

讀孟嘗君傳　　宋　王安石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嗟乎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雞鳴狗盜之力哉夫雞鳴狗盜之出

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聖檜辭　　明　李傑

弘治乙未歲六月十六日闕里孔子廟災先聖手植檜燬焉京師士大夫聞之罔不驚惋且曰廟貌脩復我皇上崇儒右文諒不容緩但茲檜不可復得惜哉予考之誌書手植檜枯於晉復榮於隋又枯於唐復榮於宋元初紫陽楊奐東遊記中云金貞祐兵火焚擷無復子遺好事者或為聖像或為簪笏而香氣特

異是則宋時復榮之檜至是不復存矣後八十一歳
為至元三十一年復生於故處教授張顉為銘以識
之今所燬者即此檜也然則他日之復生其可必也
夫為辭以弔之曰維玆之檜兮欝乎參天蒼色屹立
兮廟門之前右枝符坤兮左幹象乾膚文隱起兮一
如糾纏迴柯偃蹇兮蛟龍屈盤蔽虧日月兮淩厲風
煙嘉種特異兮材良孔堅根蟠厚土兮下入九泉尼
山培根兮泗水滋源鍾靈孕秀兮餘二千年是惟先

聖之所手植兮夫豈常木之可比肩載枯載榮兮凡幾生意常存兮不死日月光食兮重明甲子數窮兮復起嗟兹檜之被燬兮元氣鬱而藴精追靈雨之既零兮萌孽勃乎其奮興惟聖道之光大兮與天地而同久兾兹檜之復生兮歷萬年而不朽

山東通志卷三十五之二十